

華文創作生態面面觀 (上)

■九把刀——台灣暢銷新生代



九把刀——台灣暢銷新生代

九把刀至今仍被定義為台灣新生代作家，雖然他已寫了11年小說。他寫作生涯的前5年，書都賣不好，連1,500本都賣不過去。他曾在因患血癌入院的母親病房內，用14個月寫了14本書，高產得令人瞠目結舌。他就是九把刀，台灣最暢銷的小說作家之一。他說自己最高產的那段時間，是生命中最不快樂的時間，那時期他說出了一句名言：「人生就是不停地戰鬥」。其實這與鼓勵讀者本來無關，而是他用來鼓勵自己的箴言。

談到創作靈感，他很認同李敖曾表達過的「妓女不能因性衝動才去接客」的觀點，話糙理不糙。他說：「作家不能等靈感。作家最需要的是觀點，而非靈感。」而觀點則是靠生命去累積而成。九把刀的生命經驗很普通——生在普通家庭，普通地長大、喜愛流行的周杰倫，幾乎所有這一切都毫無特別之處，因而他才更懂感同身受普通人。「你是普通人，你知道普通的感受是怎樣。」所以，寫到小說中諸如律師、醫生等職業時，他的成長經驗便起到幫助，他能講出一般人想講的話，並絕對語出驚人。

台灣的出版業生態與他之間有種奇怪關係，被冠上新生代作家頭銜便似乎摘不掉了。他笑言：「因為台灣作家都太老。」年輕人的書賣得不夠好時，其實並不會被看見。台灣需要暢銷作家，「但另一方面又討厭你」。追問多一句，他答道：「因為文學不能沒有敵人和鬥爭。」文學現場最容易出現小群落。他05年時曾遭遇過很野蠻的出版社，因該出版社方向與自己所寫的大眾娛樂小說不合，她婉拒對方邀約，卻被放話：「你不在我們這邊出書，永遠只是個出書的人，而不是作家。」但他根本不在乎是否能成為文學社群中的一分子。他說：「讀者才是我的目標。」

九把刀認為社會很容易對作家產生奇怪幻想，譬如認為小說能夠文以載道，人們習慣於盛名作家。因而作家一旦流傳出甚麼不堪之事，人們會失望。「但其實作家只是很普通的人」，他坦言：「不代表我們會特別有道德，操守上更無特別驚人之處。」作家更不該被類型、地位所限制，人的興趣是多元的，因而幾乎贏得「倪匡傳人」稱號的他卻放棄了那份虛榮，他不願不斷複製成功的經驗，他說自己喜歡寫甚麼就寫甚麼，不暢銷也無委屈。他寫愛情、武俠、恐怖、都市；自由嘗試，自得其樂。「我寫甚麼都可以，讀者給了我信心。」



小說作者的生命體驗，也是動力，也是靈感，也是動力

每一年的七月尾聲，香港書展這文化節日都會帶給愛書人經歷歡喜與不捨。歡喜於它所帶來的分享與交流，而不捨於它的短暫迅疾。香港書展的好，在於它的開放務實，也在於它具有一種打通兩岸三地華文創作世界的溝通力量，作家、讀書人、讀者、出版人和普通市民，都能在這裡尋覓到自己所需要的讀寫火花。也因為香港的獨特身份，當我們聚集在這裡時才能更為清醒，帶着十足包容的心態品讀體會華文創作中的不同面向。因而我們為讀者特別奉上一組專題，通過與今年書展蒞臨香港的六位作家之深度對話系列，去發現華文創作生態的最鮮活面貌。我們希望藉着此種分享與探討，與讀者一起去理解閱讀與創作對於作家們的生命、世界觀、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有着怎樣的影響。每一年的書展，都會帶走光陰的故事。我們願與每位對文字有所共鳴的讀者，記取其中的思與得。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部分）：彭子文



■笛安——80後的扎實沉澱

笛安——80後的扎實沉澱

笛安的《西決》幾乎是一夜之間走進了兩岸三地讀者的視線，她本人也稱之為一種幸運。按她的話說，創作《西決》時已脫離了自己最基礎的經歷與狀態——而能實現自如。讀者的回報大到超過預期，她也未想過身為作者的命運會就此改變。如果一定說其中有一個趨向明確的原因，或許由於這一代人大多是獨生子女，與堂兄弟姐妹間的關係成了一種共有的經驗，因而產生了共鳴。

笛安並不善於表述包括她在內的青春文學創作者整體現狀，她強調的是尊重每個個體的特殊性。「寫作對我而言是件私事，當然成書後，它是工作的一部分，但寫的過程本身一定是私生活。」她認為一部作品真正誘人的地方其實難以用語言說清，好的小說需要主題，但並不可能只靠主題取勝。

父母都身為作家對笛安本人的寫作而言，最直接的影響是「從小看他們寫東西，看到那些稿紙上紅鉛筆改過的痕跡」，因而從她生命的最初，寫作便不是一件神秘的事。「父母寫完東西會很快樂。」而出生在寫作之家的另一大好處便是在閱讀方面全無限制，她7歲開始看言情小說，15歲時與《雙城記》不期而遇並被其改變人生觀。那是她第一次從書中感受到當一個人願為另一個人犧牲自己的全部時，那種狀態很美。而受閱讀影響與動筆寫出自己的精彩卻是兩回事，笛安與許多從內地「新概念作文競賽」中脫穎而出的少年作家相比，是吃了更多的苦。「我連新概念的複賽都沒進過。」她形容自己經歷過一個作者最寂寞的階段。《西決》之前，她已經寫了長達10年。她說：「究竟愛不愛寫作，有多愛寫作，還是靠心。」她曾經懷疑過自己根本不適合寫作，但懷疑的意義正在於不斷推翻自己，笛安稱之為「系統需要更新」。

她稱寫作小說為運動員求贏的過程，而今時的她已可以坦然到「有時該求輸」。「也許它就是會失敗，也可能會一敗塗地，但關鍵在於自己所設下的邊界。」沒有無邊界的寫作，她不介意輸，反而更在意自己所預設的態度。而她眼中自己最幸運的事，便是很年輕時已找到寫作這件一直想做並會做下去的事，她因而感恩。

文學審美觀是有生命的

寫作之外，笛安也在辦雜誌《文藝風尚》，她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令更多人關注起文學。談到青年創作者的整體生態，她願意用最積極的角度去看待。「我們希望小說有人看，便該做出努力，而不是一味抱怨讀者沒有文化。」雜誌的初衷正是好文字該有人欣賞。笛安眼中的文學審美觀是有生命力的，因而她認為審美標準不該停留在一個地方，這樣便永遠不會看到好作者，她希望身體力行去為傳遞好的文學標準做些事情。「至少該不斷注入新血」，至少該令大家注意到審美在不斷進化、將審美放進歷史的漫長過程中去進行檢視。

寫小說也許不必考慮市場，但雜誌總要存活下去。所以她在盡量發掘文字有品質也能講好故事的作者，文學性在於對自己的精神有所要求——可能是純粹審美要求，也可能是其他，但至少對生命好一些。審美標準不一定是現實主義，一些被限制的類型文學作者一貫無法進入學院派作家視線，但在笛安心目中，文學百無禁忌。她說：「應該鼓勵出現辨識度鮮明的作者，雖然這樣的作者一定會引起爭議。」但她認為百花齊放正是當代文學最需要的狀態。這是一位80後作者內心渴望推動文學習慣的最善意渴望，生命沉澱賦予了她這種自發的責任感，這樣堅定扎實，一如她的眼神般美而動人。



台灣獨立出版的啟示

讀到《走台步》創刊號時，筆者不能否認自己是有驚艷的。並不特別華麗的小開本，捧在掌心剛剛好。薄薄的一冊，光看封面可能不會有最強烈的視覺吸引力，但一翻開就忍不住一直看下去，看下去，直到看完一整本。有極美的插圖內頁和極用心的內文。旅遊、書介、流行文化與音樂、創作人，這些內容的關鍵詞背後，都有一個令人心動的名字——台灣。

《走台步》是由「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資助，也是台灣首本專為香港年輕人創辦的新文化雜誌。目標受眾如此明確，就是香港，就是試圖探討兩地青年的文化興趣異同，但其背後所反映出的，卻是台灣獨立出版能帶給香港出版界與創作界的一些啟示。文化的台灣，靠什麼呈現給台灣之外的人？一批獨立出版人們兢兢業業地在其中耕耘着，只是我們往往不易察覺。

既為獨立出版，自然不同於主流市場，而更突顯閱讀興趣與文化的多樣性和非主流。雜誌是一種最直觀的映照，作為創辦方的一人出版社、南方家園與逗點文創結

社，共同揣摩的是香港年輕人想看到一個怎樣不一樣的台灣，而一批香港作家諸如崑南、也斯、飲江、洛楓、俞若攻等也積極參與其間，台灣的新興、風光與文化，景點與園區，被串聯為一組豐富而生動的台灣印象，這種對城市內涵的細密探測，恰恰正是香港文化出版氛圍中最缺少的部分。

南方家園出版的安德烈·高茲《最後一封情書》中譯本，就像一本私密日記般用心而精緻，讓人愛不釋手。我們看到這樣的出版物，看到由獨立出版人推動的雜誌中那些記錄最平凡台灣街景的照片，內心會生出一種溫暖。在台灣，申請出版的途徑很多，幾乎每個帶着文學夢的大學畢業生都會渴望出一本詩集，向大學時光告別。不需要書號的層層審批，出版的成本和門檻都很低，一個人便可以將一間小出版社經營下去，把好的文字、善意的出版品帶給讀者。台灣的獨立出版群落又懂得聯合起來，增加曝光率，這便形成了一種可被延續的



■南方家園出版的安德烈·高茲《最後一封情書》中譯本

積極氛圍，在過程中也會發現一部作品、一個作者在文學之外的價值。

他們以這樣的形式回歸書的本質，將有內容的出版品策劃給不同面向的讀者，他們想做和設計心意便更追求巧妙。像《走台步》這樣一本免費派發的出版物，最簡單的裝幀，卻有質素相當高的內在，放在包包中隨時拿出來翻，都不會厭，content provider做到這樣令人舒心，是一種出版理想被通過努力得來的實現。如何去界定一份刊物是否成功呢？其實對真正愛讀的人們而言，看到最好的東西並願意將這種好與人分享，已經足以證明刊物本身的吸引力。

《走台步》將台灣最美好的一面帶給了我們，也不禁讓我們思考，在香港，是否也可以多一些這樣的對美好的傾心竭力求發現。



■《走台步》雜誌內頁

文：賈選凝